

畅读序

勇敢而真实地书写：从个人到集体记忆

——评安妮·埃尔诺的文学世界



安妮·埃尔诺

■ 谢鹏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创作了“无人称自传”的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用个人故事来表达社会历史，其作品并不仅是关于个体照片和记忆的故事，还充满了多数人记忆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

编者按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创作了“无人称自传”的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用个人故事来表达社会历史，其作品并不仅是关于个体照片和记忆的故事，还充满了多数人记忆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



一张照片切换到另外一张，有时会详细写“一个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穿着深色泳衣的小女孩的黑白照片”，有时又切换到某部电影或者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有时又转到法国的别样风景。

在照片凝视后，作家做了一些吃语般的、哲理意味的论述，在这些跳跃之间有时会有明确的碎片的照应，体现出作者对于结构的精心设计。照片和场景转场之间的文字是连接、放大意义不可忽视的部分，是读者要去摸索作者幽微心灵和情感所在。“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照片本身只是记录，只有深情凝望照片，才有导出记忆的可能。作家敏锐地知晓对哪些人生旧照的凝视与现实生活场景的观察，以及对这些场景的遴选、组合、阐发能促使对于人类情感、思想的认知，并借助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埃尔诺运用个人的故事和一张张照片去理解、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拓展了女性文学的视角，“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

现实主义回溯中的现代因素

译者吴岳添曾谈到埃尔诺写作的继承和创新问题



阅读提示

《悠悠岁月》通过广阔的社会面，呈现了用照片捕捉的生活碎片、人生片段。照片把安妮·埃尔诺引向童年，用感觉代替行为和事件，用回忆想象经历过的一切，引导她穿过两个世界抵达此时此刻。她用客观理性的洞穿式文字完成了对自己经历的所有历史和现实的命名，也唤醒了人类共有的生活记忆和人生体验。

郭剑卿

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一棵树，可以让你看到广袤森林。它具有延展性、开拓性、代表性，蕴含了森林的无限丰富和无限可能。如果我们做一个机械的归纳和划分，《悠悠岁月》中所涉的社会面是非常广阔的。有作者接触到的各类阶层，还有她作为一个女性所代表的女性阶层。埃尔诺给我们呈现的是用照片捕捉的生活碎片、人生片段。她站在少女角度回忆父母祖父母，站在妻子角度回忆婚姻生活，站在为人母角度打量孩子，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扫描人类步入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那些写入小说的事件是她个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照片把她引向童年，用感觉代替行为和事件，用回忆想象经历过的一切，引导她穿过悠悠岁月抵达此时此刻。凭借作者杰出的感受和提炼、表达能力，每一股涓涓细流都会引发读者不同的投射与反响。

安妮·埃尔诺的两个世界

安妮·埃尔诺的“无人称自传”存在着两个世界。首先是打着铁锹的父亲和开杂货铺的母亲的世界，真实而缓慢，她称之为质朴阶层。二战结束后的穷人心理、缓慢困窘的生活步履，她持一种零度的、无色的情感态度，平和而沉静地书写自己作为其中一员，交织着酸甜苦辣的成长历程。然而当她通过婚姻走进那个现代的、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发现曾经向往的形象，是一个“困扰着我的女人形象”；审视自己拥有的婚姻生活，感到的是女性被禁锢的感觉。显而易见，安妮·埃尔诺要直面“一种女人的命运”。她在书写自己女人体验方面是赤裸的直白的勇敢的。借用《亨利·布吕亚尔的生平》开头的一句话，安妮·埃尔诺开启了对自我命运的清点和对这个世界的洞穿：“我就要50岁了，那将是认识我自己的好时候。”

唤醒人类共有的生活记忆

“女人50岁”——安妮·埃尔诺赋予她的写作以鲜明的性别烙印。有点像莫泊桑的《一生》，会使人感到时间在她身上和在她之外的流逝。在历史之中，一部在父母、丈夫、离开家的孩子们、出售的家具等人与物的丧失中结束的“完整的小说”。不同之处是《悠悠岁月》写出了女性从内到外的变化，并且给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经验：个性化的性别经验书写。这种书写，出离了“怨女”式的控诉、愤怒、怨恨情绪，淬炼为一种成熟与澄明的理性精神和反思意识。这种书写的意义何在？作家说，“我们需要回归本源，从四面八方都产生了对根的需要。”这句话所表达的创作旨归就是“寻根”——回到原来的世界。纵观全书，作品隐含了一个环形结构：清点——洞穿——回归。回忆从二战时期的出生到21世纪步入晚年，洞穿生活真相，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它是安妮·埃尔诺身心成熟的表征，也是一个女性勇敢接受的完整命运。这个结构可以推广为人类共有的命运结构。归根到底，人生就其终极意义而言，认识你自己，找到你自己，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

这一个叙述起点，也是个人生命节点和人类的世纪之交的巧合。于是个人小叙事和世纪的大叙事、小我和大我巧妙交织会合在了一起。小说开始的第一句话是：“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同时，作者也提到：“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一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这当然是埃尔诺式的个人经验书写，却也是所有经历跨世纪之交的人类的共同经验。

把世界变成词汇，用词汇挽救记忆。一部优秀的小说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全世界”。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家来说，通过“词汇”组合编织而成的“这个世界”，是真正有文学意味的生活，是值得被书写的。从一个法国女作家笔下所表现的生活当中，读者可以找到我们自己也曾经历过的生活，激起各种各样的共鸣——情绪、心理、认知的共情同理。这正是一部杰作的力量，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甚至阶级、性别的隔阂，唤醒人类共有的生活记忆和人生体验。

客观理性的洞穿式文字

埃尔诺的写作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体现出一种稀缺的文学品质，那就是拒绝抒情。在对女性自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中，她想捕捉那些以后再看不见的面孔，已经消失的从前的光线。作家用照片重塑一种语境，启用了一套闻所未闻的话语体系。作者成功地开发了照片对现实生活的开拓、延展、深化功能，使得个人记忆的内存无限扩大，开辟了表现生活的新空间。通过对文学语言的控制、表达的把控，剔除各种不确定的声音和话语，“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实”，直到“一生最后的印象为止”。通常的情况是，作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在作品中堆砌“抒情”文字，把抒情能力当作一种引以自豪的文学能力和炫技。其实这容易导致夸夸其谈的滥情和伪真实。埃尔诺的作品令人称道之处恰恰在于，她不追求语言的新奇以哗众取宠，采用原叙述的方式，一改女性书写自恋式的孤芳自赏，也摒弃感伤主义。

这使得《悠悠岁月》文本内含一种张力。照片所呈现出的“美化了的生活”被作者“遮蔽”——经由客观理性的洞穿式文字，风景人物组成的画面变成了白描式的文字世界，绝对不是生活赞美诗，而是戏仿戏谑、嘲讽反讽。这是另一种真实，洞穿生活中的并无恶意的虚假。比如家庭聚会中对某些话题的回避，对尴尬场面的躲避，对聚餐结束的彼此释然，洞穿“商品化”时代的吊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拒绝美化，拒绝修饰，拒绝抒情，拒绝浪漫，拒绝伪善，直指真相。在清点和洞穿的过程中，她完成了对自己经历的所有历史和现实的命名。

(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悠悠岁月》：女性对生活的清点与洞穿

写个人，更要写出多数人的记忆

埃尔诺偏好“记忆”、时间的写作主题，在形式上开创了“无人称叙述”的新路。她耐心、持久而专注地编织着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回忆之网”，形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棱镜。她对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边缘群体投入了她温暖的关切，在城市漫步和游走中见证生活更本真的样子，而非沉迷于作家个人化的世界。

虽然自1974年开始，埃尔诺陆续创作的15部著作都基于个人的内心历程：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关于作者父亲的回忆，《一个女人的故事》则是关于母亲的回忆，回忆童年的《单纯的激情》，等等，但之后，她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一切事物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这相对个人记忆的流逝更加紧迫而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她开始精心设计“社会自传”《悠悠岁月》，“寻找并展示更为普遍的、集体的机制或现象”。

2000年，她曾经到过中国，在北京和上海感受过中国的样子。她不是追寻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记忆，而是见证鲜活生活现场中人的记忆，去揣测街头、公园所见民众对于童年、对以前各时期的记忆。埃尔诺的写作有一个宏大的指向，“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

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

埃尔诺创造了一种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无人称自传”，即写作中“从头到尾都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这种做法，部分消解了一般女性传记写作中“我”的封闭性和专断性，呈现出一种互动性，给读者共同回忆和自我创造的可能。如果读者能够积极回应作品的邀请性，调动起个人的生命经验、回忆和感受，就会不自觉地进入她流动而绵密的文本中。

在电影工业、虚拟仿真技术尚未发达的年代，照片成为连接我们与旧时光的唯一物理凭据。她写作的缘起往往是因为一张老照片的激发与追寻。埃尔诺的记忆书写是根据“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来勾勒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心历程。

她凝视废墟边上咖啡馆里的女人、影片中女星热泪盈眶的面孔、一条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男人，等等。《悠悠岁月》的开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生活场景和镜头，仿佛一个电影脚本。开篇第一节，从第二句话开始，大量出现句末没有标点的段落，用一种创新的形式提醒读者，这些内容是情绪上连贯的图画。之后，她从

悦读

《大医·破晓篇》



马伯庸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本书是马伯庸全新长篇历史小说。挽亡图存、强国保种，这是医者在清末变局中的一声呐喊。大医若史，以济世之仁心，见证大时代的百年波澜。

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1910年这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三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哪里有疫情，就要去哪里治疗；哪里有灾害，就要去哪里救灾；哪里爆发战争，就要去哪里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的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为真正的“大医”。

《如此曙蓝》

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版

本书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张翎的中篇小说精选集，包括《如此曙蓝》《何处藏诗》《恋曲三重奏》三部中篇小说。《如此曙蓝》通过亡灵叙事与情节逆转，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与成长。《何处藏诗》以诗歌串联起一个抱团取暖的故事，两个被生活逼迫到犄角的人磕磕碰碰一起生活，进而相互了解、萌生爱情。《恋曲三重奏》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的三段情缘，每一段都带有一定的社会烙印，掺杂着希冀、困顿、孤独等诸多情绪。



《小陶然》

房伟 著
作家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小说集《小陶然》包括八个中短篇，风格多样，取材广泛，讲述了不同年龄层次的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体验。《小陶然》与《老陶然》是姊妹篇，谈诗老辣又不乏温情，描述了老年男女在晚年遭遇的情感危机，以及他们各自的选择。《南方》短小精悍，不动声色地表达了中年人无处言说的迷茫。《九三年》亦庄亦谐，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青春记忆……

本书中的他们是学生、医生、消防员、文联职员、银行主任等不同角色，看似是不同的人的人生轨迹，都指向一个普通人平凡纠结的生活。只是在这里他们被赋予了张三、李四的名字，其实未尝不是你、我和他。
(崔安琪 整理)

